

# 好書推薦

二十世紀的今天，  
我們以生命作賭注呼籲乞丐救濟，  
是堅信只有站在人類愛，  
人道的立場才能指望問題的解決。  
只有愛可憐人之心，  
愛敵入之心，才能指望真正的天下泰平。

——施乾

## 導論：乞丐之父～施乾

日本統治臺灣期間，時年 24 歲、任職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施乾，奉派調查艋舺地區的貧民生活。他眼見貧苦同胞淪落街頭行乞，生活飢病困苦無人照顧，毅然於大正 12 年（1923 年）以一己之力創辦愛愛寮，收容孤苦無依的乞丐。

施乾散盡個人積蓄並向親族借款，購買艋舺綠町的土地，搭建草寮，收容乞丐，親自為他們清理身體，教導他們讀書認字、養豬種菜、編笠製鞋，學習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另一方面，施乾以其對乞丐生活的觀察，撰寫書籍，提出解決乞丐問題的行動方針，喚起社會大眾對乞丐問題的關注。

施乾成立愛愛寮後，面對乞丐照顧與經費開銷的挑戰，原配謝惜女士總是全力支持，她不惜變賣嫁妝，支援愛愛寮經費所需，更與乞丐同住愛愛寮、共食大鍋菜，日以繼夜的提供照顧。昭和 5 年（1930 年），施乾獲得日本宮內省天皇召見，榮獲御賜賞金，是愛愛寮的一大榮耀，但不久後謝惜因操勞過度，於昭和 7 年（1932 年）辭世。施乾歷經愛愛寮的經營危機，又痛失照顧乞丐的得力助手，但仍不放棄照顧乞丐的工作。昭和 9 年（1934 年），景仰施乾大愛胸懷的日籍富家女—清水照子女士，嫁給施乾並來到臺灣協助愛愛寮的工作，清水照子對乞丐的照顧一樣親力親為、全心奉獻。在昭和 19 年（1944 年）施乾因腦溢血與世長辭後，清水照子挑起愛愛寮的重擔持續經營，延續施乾的無私大愛……。

施乾一生都活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在其有限的生命中，深入了解乞丐悲慘的生活，為無依無靠的乞丐創造一個無限包容，且充滿愛的園地「愛愛寮」，因而後人尊稱其為「乞丐之父」，他不但實踐撲滅乞丐的理念，更展現身為社會公民，所應肩負的社會改革責任。



## 《台灣乞丐之父——施乾的思與為》

作者：陳泳惠、林江臺

出版：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23 年（大正 12 年），一位 24 歲的台灣青年—施乾，放棄了令人稱羨的台灣總督府職務，以及大好前程，毅然投入台灣的乞丐救助事業，也別於以往的「施捨」觀念，施乾以「協助乞丐回歸正常社會」為出發，創辦了「愛愛寮」（今愛愛院前身）。

這樣的思維在當時代的台灣，是一項破天荒的行為，施乾受到台灣各界人士的支持與鼓勵，卻也多次承受了現實的經濟壓力。

雖然施乾不幸 1944 年因病去逝，但其所留下的，卻是對社會、對人類的貴重資產。

在愛愛寮創立即將屆滿九十週年的今天，希望透過本書，讓我們再次思考我們所忽略的世界。——玉山社

\* 有意購書之朋友歡迎洽詢愛愛院 / 02-23060493

# 好書 推薦

## 寫給島嶼的愛情批 來自日本的乞丐之母 —— 施照子

一九四五年，清水照子歸化中華民國國籍，改名施照子，並擔任愛愛院院長。她冠上丈夫的姓，在丈夫的土地上活著。……這一生不過是一封信，她換了姓，用自己的歲月，來回給那個心愛的人。（摘自《台灣的臉孔》—寫給島嶼的愛情批，作者／陳柏青）

## 《台灣的臉孔》

11位帶來愛、希望與勇氣的外國天使，他們以自己的故事，豐富了「愛台灣」的意義！

這些人，來自世界各國，卻不約而同在台灣土地上生活、扎根，無怨無悔地付出。

歲月在他們臉上，留下的不是老去的痕跡，而是一張張動人的臉譜。



● 遠流出版



愛愛院網站  
<http://ai.ai.org.tw/ai.ai/bookinfo.html>

## 【出版記事】

回 應 與 責 任  
R e s p o n s e & R e s p o n s i b i l i t y  
作者：廖宏霖

首先，要感謝須文蔚老師、遠流的文娟總編、麗玲主編，以及一同用文字記錄下這些美麗故事的寫手夥伴們，我很榮幸能夠成為這個團隊中的一員，成為這本書版權頁上的一個名字。以前駐足流連書店時，翻閱一本書，總不會忘記翻到版權頁，那些緊緊靠攏的名字，好像在書的最後一頁秘密集會，圍著篝火，述說著關於這本書的一則則軼事。

也因此透過這次近距離地見證一本書生產的過程，才真正感受到書作為某種歷久不衰的文化產物，不僅僅是由於書作為文本的這樣單一的想像，每本書的背後其實是一群具有相同理念的人，想要傳達某種理念。製作一本書的起始，也許只是一個簡單的想法，不過要讓這個想法以什麼樣的模樣被看見，用什麼樣的形式被呈現，這中間的細節與思辨的過程，就像是每張書頁所留下的空白一樣，它不簡單地呈現在文字的表現上，因此也就需要更細膩的閱讀之心去理解與註記。

如果讓我去具體形容這個初始的「簡單的想法」，對我而言，它其實就藏在這本書的書名裡：《台灣的臉孔》。我曾經讀過一個有趣的理論，它說：「人對於臉孔的反應，不只是一種回應（response），還是一種責任（responsibility）。而這兩個字密切相關。」前半段很好理解，它就是一個典型的他者理論，從他者照見自己這樣的思路。也就是說，當我們談身分認同的問題時，總是很快地將台灣連結為某種國族的概念，然而台灣必須先是一個土地的概念，這片土地如同一張龐大的臉孔，看著我們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凝視著他，身分認同乃至於文化，都是對於這一片彷彿臉孔般的土地的某種回應，進而生長出來的。

因此，即便這本書中所撰寫的故事主角都是傳統

意義下的外國人，不過正由於他們深情地凝視著台灣這片土地，關於身分認同的諸多僵化的定義與無謂的困擾在這些人生故事中便都顯得不再重要。

對於臉孔的「回應」，這是其一。

而後半段所謂的「責任」，我想更符合這本書所要傳達給各位的訊息。這樣說好了，我在蒐集、閱讀相關文獻以及採訪傳主，與他們互動的過程中，強烈地感受到這些人對於這片土地是懷抱有某種使命感的，這種使命感也許是來自某種普世的宗教情懷、投射於人道主義的愛情憧憬，或是對於在地傳統藝術的迷戀，甚至，僅僅就是人生機遇下的種種巧合，讓他們攜帶著各自不同的身世與來歷，選擇長久地待在這座蕞爾小島上。

時間如鏡，台灣這片土地成為了那幅凝視著他們的臉孔，然而這次不僅僅是一種單向式的凝視，而是雙向的對望與確認，透過這種互相的凝視，辨識彼此，土地與人的關係產生連結，所謂的責任感油然而生。正是這種使命感，讓書中這些美國人、法國人、荷蘭人、日本人、越南人，因為對於這片土地產生了這樣一種互相依託的關係，讓他們得以跨越種族、膚色、國籍、文化、語言，將異鄉變成故鄉。

「責任」——這是關於臉孔的第二層理解。而在回應與責任的雙重認知中，他們的臉孔與台灣的臉孔彷彿一組組相近的詞組相互指涉，同時，並衍生出更多美好的意義。

圍著版權頁的篝火，最後，我們想要述說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實是：讓我們感謝這本書裡的主角，唯有他們真實地在這片土地上，用每日每日認真的生活態度澆灌他人的生命，才種植得出這麼美麗的故事的花朵。而我們，只是把它說出來，讓更多的人分享它的美好與芬芳。